永樂大典

第15冊

永乐大典·15

明·解缙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永乐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十八阳

王

王　通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蚪。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蚪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康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 朕何如主？” 隆曰：“ 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 帝默然，有间曰：“ 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 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王典，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欢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足以庇衍风雨，薄田足以具食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矣。或讠赞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 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 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 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复，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纳言苏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 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 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 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 通以为知言，曰：“ 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 若人知之矣，通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也。见《辩命论》曰，人事废矣。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王孝逸曰：“ 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 通曰：“舍

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 贾琼问息谤，通曰：“ 无辩问。” 止怨，曰不争。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 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 贾琼请

六千八百三十八卷

绝人事，通曰：“ 不可。” 琼曰：“ 然则奚若？” 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汛如也，则可。” 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 又曰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又谓薛收善接，小心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通尝曰：“ 对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 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也。” 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又曰：“ 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 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又曰：“ 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 又曰：“ 昏而论财，夷虏之道也。” 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唯学乎。” 又曰：“ 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 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 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田寺。二弟，疑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田寺之子，面力，剧，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祥矣。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必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余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田寺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王圭，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田寺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戚，征肯听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方也，必无至乎。又对魏征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释老者矣。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 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 中国则泥。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齐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邪？奏焚诗书之文，诗书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而灭乎？庄老贵虚无而贱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谭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施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唱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 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

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使后之人，莫之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阙。

【能改斋漫录】：司马文正示康节以《王通传》，康节赞之曰：“ 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其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圣，其圣人之徒欤？”

【元一统志】：王通，字仲淹，龙门人也。隋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曰：“ 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仁寿三年，文中子既冠，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不用而归。杨素劝之仕，文中子曰，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大业元年，又征不至。乃读《诗》，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赵郡李靖，清河房玄龄，钜鹿魏征等，咸称师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及江都难作，文中子有疾，召门人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此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云，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谥以文中子。

【河中县志】：文中子王通，按家谱河汾人。今县南三十里有通化村，集贤里。县北五十里龙门山顶，有石洞尚存。盖文中子避隋乱，所居之地也。

【司空表圣文集】《文中子碑》：道，制治之火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圣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断之以就其时。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卫数公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俾圣恢之柄，授必有施，巨敖之积，济亦厥时。予惟善守，赋而不私。克辅于我，实为贞休之期。

【皮日休文集】《文中子碑》：天不能言，阴隙乎民，民不可纵，是生圣人。圣人之道，德与命符，是为尧舜。性与命乖，是为孔颜。噫，仲尼之化不及于一国，而被于天下；不治于一时，而霈乎万世。非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

乎？故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京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讳通，生于陈隋之间。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夫仲尼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三十一篇，《易赞》七十篇。孟子之门人，有高弟者，公孙丑，万章焉。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征，李绩，杜如晦，房玄龄。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世，余恐不在游夏亚，况七十子欤？惜乎德与命乘，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于房杜褚魏矣。后先生二百五十余岁，生曰皮日休，嗜先生道业，先生文，因读《文中子》后序，尚阙于赞述。想先生封随在所，因为铭曰，大道不明，天地沦精。俟物圣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艺腾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门人，为唐之祯。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纪，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与京。

【宋释契嵩铎津文集】《文中子碑》：原天下之善者，存乎圣人之道；文天下之理者，存乎圣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尧舜得圣人之道者也。禹汤文武周公得圣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于圣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仲尼殁百余年而有孟轲氏作，虽不及仲尼，而启乎仲尼也。孟轲没而有荀卿

六千八百三十八卷

子作，荀卿没而杨子云继之。荀与杨赞乎仲尼者也，教专而道不一，孟氏为次焉。去仲尼千余年，而生于陈隋之间，号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时主志。视不可与为，乃卷而怀之，归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动而四海寻其声，来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时天下失道，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独文中子动率以礼，务正人拯物。尝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章焉。”返一无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济，能无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记；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辩。仲尼文之为六经，备教化于后世也。后两汉有天下，杂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几希矣。魏三国抵南北朝，纷纷乎而人道失极。或作拯字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规。先王之道，月无月无将明夷于地。文中子忧后世无法，且曰，千载已下，有治仲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矣。固采汉魏与六代之政，文之为《续经》，广教化于后世也。非有圣人之道，圣人之才，而孰能与于此乎？文中之于仲尼，犹日而月之也。唐兴得其弟子辈，发文中之经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礼乐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于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几百年而教祸于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不过为列国陪臣。文中子之弟子为天子将相，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远迈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读《王氏世家》，爱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经后兮，治道不精。大伦庞兮，权谲兴行。文中作兮，颓波澄清。六经续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两明。弥万世兮，莫之与京。《书文中子传后》读《东皋子王绩集》，如王氏果有续孔子六经，知房玄龄，杜如晦，李靖，董常，温彦博，魏征，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读刘煦《唐书·王勃传》，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经》矣。绩死于正观十八载，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温魏王勃皆不书一字，以传文中子之贤，而《隋书》复失书之。后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韩子文兴天下，学士宗韩。以韩愈不称文中子，李翱又薄其书，比之太公家教而学者，盖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续孔子六经，盖孔子之亚也，识者宜以圣人之道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与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书传之有无，不足为信。随人爱恶之情。或作私字欲篾其圣贤，可乎？孟轲岂不曰，尽信书，不若无书。吾视《中说》，其《续诗》曰四名五志。《续书》曰四制七命。《元经》则曰晋宋齐梁陈。亡其五以祸其国，而善其立法，有圣人之道。嗟乎，不见其六经，姑书此以遗学辈。

【资治通鉴】《隋高祖纪》：仁寿三年，龙门王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罢归。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累征不起，仆射杨素甚重之，劝之仕，通曰，通有衍先人之弊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具食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时和岁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孔平仲杂说】：隋王通，所与门人答问，薛收姚义集而名之曰《中说》，唐杜淹为序，宋朝阮逸注。宋咸以文中悉模论语句，迹仲尼事。且谓李靖，陈叔达，房魏诸公未尝师事。作过 《文中子》，说凡二十二事，共十卷。《王福[皿寺]记》止观初，杜淹问王凝曰，子圣贤之弟也，有闻乎？仲父曰，凝亡，兄尝讲道于河汾，亦尝预于斯。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人咸有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之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汾名州从事，又以《中说》授予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因而辨类分综，编为十篇。

【郑内翰郧溪集】：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正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纵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田寺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紫阳宗旨】：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传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也。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

【朱子语略】：王文中《中说》，与杨子云相若。虽有不同，其归一也。又皮陆尊王通宋咸遇文中子，或曰皮日休，陆龟蒙，以文名唐世。于道也，又得为之未至耶？然且尊乎通矣。曰，以文而名唐世，徒盖繁然，蹈道之切至，淳乎淳者，惟退之一人而已，子厚乃其亚。如皮陆于韩之门，几何升堂而未入于室也。故皮尝有书，请以退之配享焉。是皮乃学韩而未至者。且退之柳子厚之文行于世，亦可详而观。当时如孟东野，张藉辈，善一诗则或为书为歌于当涂之门，而称之，然未尝开言垂字，以扬乎通。何则？盖退之子厚能知通有莫大之过焉。以韩柳不扬，而皮陆尊之益明。夫皮也陆也，乃孙汉公王翰林类焉。则通之罪，又岂皮陆可得而知耶？宜乎其尊之。

【朱子语续录】：张毅然漕试回。先生问曰，今岁出何论题？张曰，论题出《文中子》。

曰，如何做？张曰，大率是骂他者多。先生曰，他虽有不好处，也须有好处。故程先生言他虽则理会成书，其间或有格言，苟杨道不到处。岂可一向骂他。友仁请曰，愿闻先生之见，先生曰，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学伊周，其志甚不毕。但不能胜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学，却要学两汉，此是他乱道处。亦要作一篇文字，说他这意思。友仁文中子，其间有见处。也即是老氏，又其间被人夹杂也，今也难分别。但不合得出来做人，有许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篑等人，它有许多人，但是

六千八百三十八卷

庄点出来。又其间论文史，却及时事，世变煞好。今世浙间英迈之士，皆宗之。南升徐问文中子好处与不好处，曰，见得道理透，后从高视下，一目了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淳文中子议论，多是中间暗了一段无分明。其间弟子问答，姓名多是唐辅相，恐亦不然，盖诸人更无一语及其师。人以为王通与长孙无忌不足故，诸人惧无忌而不敢言，亦无此理。如郑公岂是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明之，此必因其续书中，曾采七君事迹，以为书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体例，今无可考，大率多是依仿而作之。如以董常为颜子，则是以孔子自居。谓诸弟子，可谓辅相之类，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为他之尧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刘禹锡作《歙池江州观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载祖讳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载关朗等事，亦多不实。王通大业中死，自不同时，如推说十七代祖亦不应，辽远如此。唐李翱已自论《中说》，可比《太公家教》，则其书之出，亦是已久矣。伊川谓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后人添入坏了。看来必是阮逸诸公，增益张大，复借显显者以为重耳。为今之伪书甚多，如镇江府印《关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为伪书。《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绍韩所作。昨在南康，观其言论，皆本于此。及一访之，见其著述，大率多类麻衣文体。其言险侧轻佻，不合道理。又尝见一书名曰《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亦说义理人事，皆支离妄作。至如世传《繁露玉杯》等书，皆非其实。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古文自是庄重。至如孔安国书序并注中语，多非安国所言。盖西汉文章，虽分亦劲。今书序只是六朝软慢文体。因举《史记》所载

鹿

《汤诰》，并武王伐纣处，言辞不典，不知是甚底齐东野人之语也。谟文中子，看其书忒装点，所以使人难信。如说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见有者。兼是他言论大纲杂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说礼乐治体之类，都不消得从正心诚意做出。又如说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都是为自己张本，做杂霸乍兹基。黄德柄问《续书》，天子之义，制诰志策有四。人臣之义，命训对讠赞议诫谏有七。如何？曰，这般所在极肤浅。中间说话人纲如此。但看世俗所称道，便唤做都不识。如云晁董公孙之对据道理，看只有董仲舒为得，如公孙已是不好，晁错是个甚麽。又如自叙许多说话，尽是夸张。考其年数，与唐煞远。如何唐初诸名卿皆与说话。若果与诸名卿相处一个人，恁地自寸票致，史传中如何都不见说？贺孙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说治乱处之类，并其他好处甚多。只是向上事，只是老释。如言非老庄释迦之罪处等说，可见扬云过法言，先生云大过之。

【朱子语类】：问文中子如何？田渠极识世变，亦有好处。但大浅决，非当时全书。如说家世数人，史中并无名。又关朗事兴通年纪甚悬绝。可学谓可惜续经已失不见。渠所作如

何？曰，亦何必见。只如《续书》有桓荣之命明帝，如此则荣可知。使荣果有帝王之学，则当有以开导明帝，必不至为异教所惑。如秋风之诗，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辞，又何足取。渠识见不远，却要把两汉事与三代比隆。近来此等说话极胜，须是于天埋人欲处，分别得明。房杜于河汾之学，后来多有议论。且如《中说》，只是王氏子孙自记。亦不应当时开国文武大臣尽其学者，何故尽无一语言及其师。兼其余所记，皆家世事。考之传记，无一合者。

【山堂考索】：仲舒本领纯正，文中子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类似仲舒而纯不及。黄立之又问文中子先生曰，其书多为后人添入，真伪难见。然世变因革，说得极好。

【黄氏日抄】：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读古圣贤书，而粗识其用于道之未尝亡者，盖有意焉。于明德新民之学，不可谓无志。然未尝深探其本，尽力于实，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乃挟其窥觇想像之仿佛，谓圣所以圣，贤所以贤，与所以修身治人及天下国家者，举不越此。一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见隋文《陈十二策》，不招而往，不问而告。轻其道以求售，不遇而归，亦未为晚。若反之于身，求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得其至善而止之，则得君行道，安知不逮古人。或不得已而笔于书，亦必有以发经言，开后学。乃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以著书立言为己任，切取近似依仿六经，牵挽而疆跻之，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诏百王，而不知初不足供儿童之一戏。又以是自纳于吴楚僭王之诛，终不能无恨于此。若荀卿杂于中商，子云本于黄老，著书姑托空文，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也。

【龚鼎臣东原录】：王氏续经说，谓二帝三王之治，诗书六艺之文，后世莫能及之。非功效语言之不类，乃本心事实之不侔也。王氏一见隋文而陈《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为汤武。及不遇而归，复捃舍两汉以来文字，言语之陋，依仿六经，次第采辑。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为周孔，又不知两汉之不足为三王。圣人未尝绝后世，而王通续经，独得孔子之意。以道观世，则世无适而非道。愚恐汉恶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续经，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旷然，大观混精粗诚伪而不问，固无不可者。若以道观世，则道固未尝无剂量其间也。

【贾氏谭录】：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当时伟人。国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贞元后数年间，文明继理。而王氏六籍，寝而不行。元和初，中山刘禹锡常撰《宣州观察王赞神道碑》，盛称文中子王通，能治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后杰。自后儒士大夫拟议，及诸史笔，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吴箕常谈】：孔子不喜与人辩，孟子好与辩是非。文中子复不喜与人辩，其学孔子之道者欤？或曰，孟子之时，亦其可与辩者则辩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乱世而退河汾，宜乎不为之辩也。

【杨龟山语录】：隋文，方奖用奸邪，废嫡立庶，父子相鱼肉。王通乃诣阙献《太平十二策》，不几于于时求进乎？其不用也宜哉。

【程氏遗书】：文中子事迹，略见于《唐书·王绩王勃传》。文中子为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后卒。门人薛收等谥之曰。文中子，绩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田寺，福

祚。福田寺仕唐，为雍州参军。勃乃福田寺之子也。勃杀人，福田寺坐勃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面力，　，万岁通天中以诛死。勃，面力，　，时号王氏三株树。

【史子朴语】：王通之《中说》十篇，学者尊高之，以为孟子之徒。或曰圣人也。予尝考其书，求其所以为孟子与圣人者，盖未得之也。岂以通纯剽论语，遂以为圣人耶？盗者之得儒衣冠而服之，即谓之儒者，可乎？庄周列御寇墨翟鬼谷管子之徒，学者所不道，然其说乃各出乎己，亦不相为剽。通之甚怪者，不惟剽其说，至并孔子之迹而剽之。孔子有颜回最贤而早艹死，通亦有董常为最贤而早死。孔子有荷条丈人晨门者，通亦有北山丈人，河上丈人。孔子见耦耕者，使子路问津焉。耕者曰，执舆者为谁？曰，为孔丘。通亦有牧豕者，薛收问途焉，牧者曰，从谁与？曰，从王先生。孔子之病，谓子贡曰，吾梦坐奠于两楹之间，盖寝疾七日而没。通之病，亦谓薛收曰，吾梦颜回来召我，亦寝疾七日而终。如此类孔子者甚多，不为甚怪者。与圣贤之迹偶相符者，不过一二。而通动辄类孔子，此非通之妄，则福田寺辈必欲使通似孔子，故伪增就云耳。其最妄而甚明者，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通时才八九岁，固未有门人。而其说乃有德林请见，归而有忧色，援琴而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关子明，在太和中见魏孝文。如存于开皇间，亦一百二三十岁矣。而其说有问礼于关子明，是二者其为妄，决不

六千八百三十八卷

疑矣。繇是而及于它，则其甚怪者，盖亦类此。或曰，然则通书可废乎？曰不然。马牛卜相之书，今有传者，况通乎。吾特恶其为孟子与圣人，疾夫世之不知言者也。通之解经析义，往往有胜处。其文则俚，盖亦然者也。李翱谓如《太公家教》者近之矣。曰续经如何？曰《讚易》，《元经》，《礼论》，《乐论》，后世不可必其是非者，乂孰御焉。乃以两汉制诏，续尧舜禹汤周公之书，可乎？两汉容其近雅，乃以晋宋梁陈之诗章，以续商周之雅颂，又可乎？然通之说《元经》曰，和殇之后，君子并心一气以待也。故假之岁时。太康之始，帝制可作而不克振。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故《元经》始于惠帝，其说《春秋》亦然。繇孔子去平王二百余年，孔子何待耶？然其说抑有原矣。董生不曰，天心之爱人君，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覆败乃至。此出董生矣，则不惟吾孔子被剽，至剽于董生，凡世之为剽者，窘而后为耳。则通者其不为窘者与？

【容斋续笔】：史子曰，荀扬王韩，其一时之大儒欤？或曰，然。则有疵乎？曰，有。请问疵，曰，荀卿驳，扬雄拘，王通侈，韩愈浅。

【贤良进策】：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为。三才未尝绝于天下，则仁义礼乐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古之圣人由之而知，后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与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与天下共由之。是则有差矣，然而仁义礼乐未尝亡也。儒者之术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其意以为唐虞三代之圣人能自为之欤？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孔子之为《书》也，至《秦誓》，为《诗》也，系鲁；为《春秋》也，因鲁以存义道之所在。仁义礼乐之所行，不专于一人也，不私于一姓也。岂断是经而遂已乎？作之于前，当时蒙其治；述之于后，万世垂其道。作者不废，则述者不息矣。后世之儒者，以为六经孔氏之私书而已；仁义礼乐，唐虞三代之所独有而已。训释之参究之竭，其终身之力，于此而不能至也，何暇及于当时之治乱乎？稽之于古，恍焉其若存，凛乎其若追，浩浩然言之而弗离。验之于今，懑然而不能知，邈乎其不可继而为也。岂其徇其名而执其迹乎？世主必曰，儒者不足用，以为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则其始矣。故独治唐虞三代之遗文，以折当世。举当世之不合也固矣。举当世而不合，又将以遗后世。然则后世其何为也？将遂有尽复之于数千载之上，使无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顺三代之理，因当世之宜，举而措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独得于孔子之意也。夫通既退不用矣，于是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正《礼》《乐》。其能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者乎？其见仁义礼乐之未尝不行于天下者乎？其言曰，《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入则孝，出则悌。多识治乱之情，渊乎哉！其明于道者之言乎？以道观世，则世无适而非道，后世之自绝于唐虞三代也。是未有能以道观之者也。《诗》有四名五志，《书》有天子之四范，大臣之七业，其所去取者，不可得

而见矣。推是以观后世，庸有不可为者乎？达制命者得变化之心，达志事者得仁义之几，上下之言通而天治矣。善哉，圣人复起，必从之矣。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仁义礼乐，绳绳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无不可矣。虽然，以续经 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大孰知其道之在焉。

【群书足用】：事对。续《易》续《诗》讲道劝义，乐天知命。事启问易。事实。道德。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弊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饣]粥。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事君篇》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云云陈叔达谓子曰，吾视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于道有志，又焉取乎早成邪？《礼乐篇》子曰，吾于天下，无去无就，惟道之从。董常曰，夫子之道，与物而来，与物而去。《天地篇》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未降，及正观开元，其传者杂，其继者浅。文中子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唐皮日休《请韩文公配享书》仇璋曰，夫子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艺。吾安得后而不往哉？遂舍职从之。《魏相篇》学业。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事君篇》开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李育，学《诗》于夏王典，问《礼》于关子明，正《乐》于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世家》礼乐。子曰，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礼乐篇》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礼乐乎？《魏相篇》教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将败者，吾伤其不得用；将兴者，吾惜其不得见。其志勤，其言证，其事以苍生为心乎？《天地篇》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杜淹撰《世家》言语。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三不语，恭恭若不足。鼎出语门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而化，不杀之严矣。《王道篇》志勤言证。见《教学》著书。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证也，得皇极谠议焉。吾欲续《书》，考诸集记，不足证也，吾得时变论焉。吾欲续《诗》，按诸载录，不足证也，吾得政大论焉。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王道篇》子曰，吾于讠赞《易》也，述而不敢论。吾于《礼》《乐》也，论而不敢辩。吾于《诗》《书》也，论而不敢议。《事君篇》大业元年召又不至。谓所亲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讠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董常，姚义，杜淹，李靖，程元，窦威，薛收，贾琼，房玄龄，魏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来受业者，盖千余人。《世家》献策。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述史篇》子谒见隋祖，一见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魏相篇》文中子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召见，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椎霸略，稽古验今，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作东征之歌而归焉。《世家》不仕。家传七世矣，而位不逢。《礼乐篇》不愿仕也。《见道德》通类董常曰，夫子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文中子曰，余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王通篇》子在绛，程元因薛收而来。子与之言六经，元退谓牧曰，夫子造彝伦，一正皇极。征夫子，吾其失道左衽矣。《天地篇》魏征问薛收曰，明王不作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畴属布衣也。《　公篇》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魏征曰，圣人有忧乎？子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乎？问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乎？征退，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问易篇》子闲居俨然，其动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如有就。《事君》既终，门弟子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

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世家》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

六千八百三十八卷

得众贤以广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卫诸公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正观治平之盛，今已三百年矣。司空图《文中子碑》比拟。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文中序》反说。盖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文序》体题。河汾大贤。结人亚圣。圣人孔中。慕说。赋偶。志述于孔教兴自隋。续礼乐诗书之旧，明仁义道德之言。三才九畴，既我属矣；五常六艺，伊谁责焉。赋隔。且吾旅，莫如叔　起振。文之叹谅，世家是撰，杜淹备正乐之辞。

【拦江纲】：体子。哲人至人。续经讲道。大贤亚圣。河汾吉吉人。孝弟仁义。经济献策。劝义谮易。比拟。窃比仲舒。《魏相篇》文中子曰，问则对，不问则述，窃比我于仲舒。

【赵时韶诗】："一脉斯文系大儒，干戈满地独诗书。南风有操无人识，身在汾亭心在虞。"

【刘后村诗】：当时三晋地，已有圣人生。不晓河汾氏，为惰策太平。

王　顺

真仙通鉴：顺，采药于终南山得道。今终南山有王顺峰，灵应昭彰，至今不绝。

王　贾

真仙通鉴：贾，在东海山中，诣神仙胡母丘力君，受太极上元年纪之术，服朱草灵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灵木，神草，苍灵，龙龟，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历》等书。

王叔明

真仙通鉴：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华阳山北，与鲍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习何术，未显其事，皆得仙去。

王梵志

【桂苑丛说】：梵志，卫州黎阳人也。去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王　薄

【通鉴纲目】：隋炀帝大业七年，王薄，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等兵起。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大失时，谷价踊贵，于是始相聚为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平原东有豆子[卤亢]， 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群盗多匿其中。

王德仁

【通鉴纲目】：大业十年，汲郡王德仁，起兵据林虑山，拥众数万。

王须拔

【通鉴纲目】：大业十一年，上谷王须拔，魏刀儿，兵起。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

王爱仁

【通鉴纲目】：大业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杀谏者任宗，崔民象，土爱仁。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永乐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八　　十八阳

原藏旅顺罗氏

郎

三署郎

【诸集拾遗】：秦初置郎中令，其属有三署，一曰五官中郎将，二曰左中郎将，三曰右中郎将。每署又有郎中、侍郎，西汉因之。惟田虫分少为诸曹郎，乃尚书郎。其他如冯唐为郎中署长，直不疑盗同舍郎金，颜驷三世为郎，杨雄为侍郎，郑通黄头郎。以此言为郎，父任为郎之类，皆是三署郎。

文武郎

【续汉书】：方储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储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备，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乱丝付储，使理。储拔佩刀而断之曰："反经任势，临事宜然。"

亲御郎

【晋书】《刘曜记》：曜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

西省郎

【南史】《王韶之传》：晋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诏诰，住西省，因谓之西省郎。义兴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学，补通直郎，领西省事。

同直郎

【云谷杂记】：予在龙舒日，得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建经藏记》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 知太湖县事李[专亨]撰。观者皆讶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制。予曰：“作文者，必天圣明道间人。” 读至末，果得天圣丨年岁月。咸问予何以知之，予曰：“ 同直本通直，避庄献太后父讳，故云。” 庄献同昭陵听政，乃天圣明道间，以故知其为彼时也。明道以后，不复讳矣。盖庄献上仙。

原藏旅顺罗氏

臣寮即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听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从其先讳。今车并车上仙，山园将毕，不可滥九庙而存讳，宜尽复三朝之遗法。欲乞有若以通进司为承进司，通奉大夫为中奉大夫，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通州为崇州，通判为同判，通直郎为同直郎，通引官为承引官，普通门为普和门之类，及将来举人程式，一切俾复如旧，无有所避。”此事出于一时权宜，而仅行于十年之间。非因石刻，后世无从见之。欧阳公、赵明诚、洪文惠多以碑刻为书传之证，正由此类。

紫薇郎

【能改斋漫录】：刘萃老挚《贺宋舍人启》曰：总为赞书，其任乃古之内史；观诸上象，其文犹天之紫微。《唐六典》：“中书令，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旧。”《唐会要》：“中书舍人，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紫微舍人，五年复为中书舍人。”故开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每头商量事，诸舍人同押。”盖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宫。有令，有舍人。紫微，宫中官属也。白乐天为舍人诗云：“独坐黄昏谁作伴？紫微花对紫微郎。”然则以紫微为舍人，不可也。

探花郎

【戴埴鼠璞】《摭言》载：唐进士赐燕曲江，置团司。年最少为探花郎。本朝胡旦榜、冯拯为探花。太宗赐诗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宽夫诗话》亦言：“期集择少年为探花。”是杏园赏花之会，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贵重之称。今以称鼎魁，不知何义。《东轩笔录》谓：“期集，选年少三人为探花，使赋诗。”熙宁余中为状元，乞罢宴席探花，以厚风俗。从之。恐因此讹为第三人。

【王明清挥尘录】：李昌武宗谔之子昭进，十八岁锁听及第。昭进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岁登甲科。凡三世曾鲁为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宋黄裳演山集】《赠探花郎》诗：探花车骑似游龙，未入桃园先阆风。衫上十分新染翠，衣间一点半开红。身如骥子无双俊，人报鳌山第几宫。便是醉仙何处去？上林园在五云中。《代探花郎》诗二首：蟾宫兄弟满清都，竞向花前醉索扶。昨夜碧桃源里去，蕊香多少上蜂须。鞭上芦花柳色中，忽忽须放状元红。东君已播芳菲令，莫倚雕栏待晚风。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武卫中郎

【高似孙纬略】：魏许褚从太祖征马超、韩遂，破之，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中郎号自此始。

侍芝郎

【续后汉书】《孙皓传》：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苟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寸，《东观案图》名鬼目。遂以苟为侍芝郎，银印青绶。

平虑郎

【续后汉书】《孙皓传》：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买菜，作平虑草，遂以平为平虑郎，银印青绶。

夕郎

【青箱杂记】《职林》曰：初，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余案《汉旧仪》曰：“黄门郎，属黄门令。每日暮入，对青琐门拜，名曰夕郎，亦谓之夕拜。” 案：《刘公嘉话》云：“崔造以夕郎拜相。” 又，《南唐近事》云：“ 相弟有呼庐之会，夕拜预焉。” 盖唐镐时为给事中也。青锁门在南宫。卫　注《吴都赋》曰：“ 青锁，户边青镂也。一曰天子门，内有眉格，再重青画曰琐。” 案：柳子厚云：“ 夕之名，则朝拜之偶也。” 古者旦见曰朝，暮见曰夕。《诗》曰：“ 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左传》曰：“ 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记》曰：“ 暮不废夕。” 又曰：“日入而夕。” 晋侯将杀竖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谷，右尹子革夕，齐之辞子我夕，赵文子砻其椽，张老夕。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皆暮见也。汉仪，夕则两郎向琐闱拜，谓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应劭注《汉书》云：“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 又《汉仪》注：“郊泰[田寺]，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颜氏曰：“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礼也。郊泰[田寺]而揖日月，此又别仪《摭言》云：罗隐开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罗衮以诗赠之云：“ 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

【容斋四笔】：唐人呼给事郎为夕郎。【步里容谈】：元• 间，顾子敦临为夕郎，封驳任情。吕汲公太防，谋之于吕正献。吕曰：“迁临耶？躁进者效之。责临耶？畏懦者不敢。今令治河之议未决，宜遣相河。” 因此赏罚，皆由非封驳也。

【宋北涧禅师诗集】《贺陈中书除夕郎》：小舟回擢清苕曲，林下新传拜夕郎。品固自高庸借重，官非因大始腾芳。人都不至天游处，马尚能寻夜直堂。只尺钧衡住无屋，万间庇士可 曾忘？

原藏旅顺罗氏

山郎

【西汉书】《杨恽传》：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张晏公曰： 山，财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注言出财用者，虽非休沐，常得在外，而贫者以实病，却以沐偿之，或至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者出游戏，贷赂流行。杨恽为郎中将，乃罢山郎。

正郎

【事物纪原】：汉制，尚书郎初上称守郎中。晋武帝始置诸曹郎，中唐以来号正郎。

【太平广记】：汉刘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段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文昌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

【元一统志】：宋太祖初兴，西蜀未下，三泉县令间道驰骑，赍贺表先至国，太祖喜。平蜀后，诏三泉不隶州郡，遇庆贺许发表章。元符末，龚言序为县尉，妇江第子之薄游至邑，令薄与言序不叶，游山未回。徽宗登极，言序急宣诏称贺，就令子之奉表。曾布当国，将上取旨，特补河南府助教，后亦至正郎。

台郎

【抱朴子】：汉末有祢衡者，年二十三。孔文举齿过知命，身居九列，才举冠群，名位殊

绝。始友衡于布衣，又荐之于朝，以为宜使起家作台郎。

【会稽典录】：盛宪为台郎，尝出逢一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差问之，是鲁国孔融，谈接知其不凡，便结为兄弟。

丞郎

【唐书】：潘孟阳，年未四十，为侍郎。母曰：“以尔之才位丞郎，使吾忧之，试会尔同列，吾将观之。” 因召深熟者。容至，夫人喜曰：“ 皆尔仆也，不足忧。”未坐少年何人也？曰：“ 补阙杜黄裳。” 曰：“ 此人别，必是卿相。”

【老学庵笔记】：唐所谓丞郎，谓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书虽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谓之丞郎，犹今言侍从官也。俗又谓之两制，指内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两制。正如丞郎之称。契丹僭号，有高坐官亦侍从之比。坐字本犯御名，或谓丞郎为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亦非也。

【魏泰东轩笔录】：种放往华山访陈搏，搏熟视之曰：“ 君他日甚显，官至丞郎。” 后竟如抟之相也。

【太平广记】：虑隐，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崔沆不听，沆曰：“ 员外前日入省，时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 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 吾见丞郎出省郎，不见省郎出丞郎。”

朝郎

【嘉禾郡志】：宋王明清，字仲言，本汝阴人。宁宗庆元间，寓居是邦，官至朝郎。有史才，尝著《挥尘录》及《玉照新志》。

三参政一侍郎

【锦绣万花谷】：燕山窦禹钧五子，仪、俨、称、侃、僖，皆登第。禹钧每对客，即三参政、一侍郎、一起居皆侍焉，天下荣之。

脆梨侍郎

【御史台记】：唐贾言撰《御史本草》以侍郎为脆梨。

梦徐侍郎

【夷坚志】：衢州人徐生，为新喻丞，被宪司檄，鞫狱于庐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

将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礼勤甚。丞意以谓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 老人居此，未尝与上大夫接。昨夕梦大官行李过门，先牌题云‘徐侍郎’ ，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贵不疑，愿以子孙为托。” 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闻其语欣然，且约还日复过之。遂去抵郡。逾月而托事东归，径谒叟。叟馆犒如初，然礼敬颇衰矣。临别愀然曰：“丞公是行，得无有欺方寸乎？畴昔之夜，梦神人告我，谓君受人钱五百千，鞠狱故不以实，官爵当削除，而年寿亦不远。君何不自重，负吾负期。” 丞惊愧不能答，既还家，曾荐员满品，诣临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随子之官，日夜导以不义。庐陵之役，本富民欧杀人，丞纳民赂，抑民仆使承，仆坐死，故阴谴及之。既亡而父犹在，凡所获亦随手散去，其贫如初。刘敏士文伯说。

碧落侍郎

【容斋笔记】：采伯王考，未第时，谒灵康，梦神赠金鱼一盘，空中呼为碧落侍郎。尉剡时，梦樗浦庙神，延见七层塔上。金书牌相字，下有谢某名，乃知鼎贵已前定。岂容人力。

【葛洪类说】：沈义将飞升，忽有白鹿青龙车，羽衣持节，以青玉界丹玉板，拜为碧落侍郎。

原藏旅顺罗氏

明晨侍郎

【茅山志】：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属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职。并隶东华方诸宫，保命君总关之。周爰友者，汉河南尹周畅字伯持之女也。畅，汝南安城人，好行阴德，功在不觉。永初二年夏，旱，收瘗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为立义冢，祭祀之，应时大雨丰收。所行多类此。阴行闻于太上，令爰友从南宫受化得仙，来在洞中。爰友少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后，遇石长生教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隐居云，畅，周嘉从弟也。殇帝时，为河南尹，至光禄勋。张桃枝，汉司隶校尉朱寓李陵母也。寓母行阴德，久闻在易辽始得为侍郎耳。隐居云：朱寓，沛人，桓灵时八俊。夏馥，字子治，陈留人也。少好道，服木饵和云母。后入吴山，从赤须先生受炼魂法。又遇桐柏真人，口受以黄水云浆法，得道来在洞中。馥少时被公府辟召，悬辟书著桑树乃去。其用怀高迈如此。隐居云：后汉及《高士传》并云馥，陈留圉人，桓帝时举直言不就。真诰云：例皆取平贞正直，体隐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余数人不能一一道之。

玉华侍郎

【夷坚志】：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为歙州婺源宰。病热困卧觉，耳中锵锵天乐声，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辈，各执旌苒幢幡至前。俄，采云从足起，掩苒飞腾，瞬息间到一城。城中大楼，明奂高洁，金书其门曰“太华之宫”。正中设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长髯道士乘云至。碧冠霞衣，执玉简，直前再拜。方惊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于先生役隶也，愿端坐受敬。”拜毕，跽白曰：“碧落洞玉华宫莫真君敬问先生，瑶台一别，人间甲子周矣。嗣见有日，钦迟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浊，能移人肺肠，先生应已忘前事，今当缕陈之。先生唐武后时人也，生于冀州，能属乂而嗜酒不捡，浮沉里中。时河北大疫，死者如乱麻。先生书所得药方，揭于通衢间。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传益广，所活不可计。梦中有人告曰：‘子阴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当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将为天人，愈益放诞，竟以狂醉堕井死。死后久之，乃用前功，得见于白玉楼，盖李长吉所作记处也。时有四人同召，当试文一首。帝自书《大道无为赋》为题，先生有警句曰：‘帝凿窍而丧魄，蛇画足而失杯。’帝览之大喜，擢列第一，拜为修文郎，专以文字为职。继有玉华侍郎之命。同寮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则陪从金舆。尝晓幸紫霞宫，宫人不知辈至，或晓起绕画一眉，即趋出迎谒。帝顾之笑，命诸侍郎赋诗。先生卒章云：‘晓妆不觉星舆至，只画人间一壁眉。’帝吟讽激赏。卒以恃才怙宠，为众所嫉，下迁群玉外监。既陛辞，帝曰：‘群玉殿乃吾图书之府，非卿文学出伦，未易居此。’是后宴见稍疏。一日，帝与诸仙游瑶圃，思先生之材，遣使来召，先生辞以疾，独与侍女宋道华泛舟池上，执手眷眷，有人间夫妇之想。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为东家男，女为西家女。’皆谪堕人世。道华生于蜀中，而先生乃为闽人。先生既登第，为郡武判官日，帝命召还，有不相乐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气方重，须此人仙骨以镇之。’乃止。近已有诏，更一纪，复故处莫真君乃代先生为侍郎者。惧尘世易流，又有他过，则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来郑重达意。”宋道华者，先已得归，正持宝幢立于侧。拜而言曰：“人世纷纶，真可厌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见金毛帅子，千秋万岁，永无闲思念也。”方君闻两人语，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众女皆谢去，遍体汗流，遂寤。盖已三日，即召会丞尉及子孙历道所见。遂申郡，乞致仕。时年六十有二，后不知所终云。先君顷于乡人胡霖卿涓处得此事，亦有人作记甚详，久而失去。询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概如是。今追书之，复有遗忘处矣。

西门侍郎

【古今诗话】：宋王素待制，尝梦至玉京黄阙。殿上有绀服翠冠者曰：“吾东门侍郎，公则西门侍郎，昔以奏牍语讦责于世。”公梦回题诗曰，似去华胥国里来，云霞深处见楼台。月光冷射鸡窗急，惊觉浮仙梦一回。”晚岁复思玉京之梦，诗曰：“虚碧中藏白玉京，梦魂飞入凤凰城。何时再步云霞外，皓齿青童已扫厅。”

仙台郎

【沈玢类说】：侯道华晨起，飞在松顶，挥手谢众曰：玉皇诏我为仙台郎，今去矣。

修文郎

【太平广记】：苏韶卒，从弟节昼见韶，因问幽冥事。韶曰：颜回、卜商，见为地下修文郎。

陛木盾郎

【史记】《滑稽传》：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盾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木盾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段旃临槛大呼曰：“陛木盾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木盾郎者得半相代。

原藏旅顺罗氏

傍马员外郎

【南史】《阮佃夫传》：秦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武贲中郎将，傍马者员外郎。

真仪曹郎

【齐书】：孔逖为尚书仪曹郎，屡箴阙礼，多见信纳。上谓王俭曰：孔逖真所谓义曹郎。

好度支郎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四载，杨钊侍宴禁中，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诸杨数徵此言于上。又以属王[车共]，[车共]因奏充判官。

为省名郎

【先茔芝记】：秦少游祖氏一门显者数人，从子无择通籍内阁大夫，践更中外，为省名郎。

入羊为郎

【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入财补郎

【史记】《平准书》：武帝时，所忠言：“ 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 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株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输粟为郎

【有官龟鉴】：郑　夫策曰：宜效汉时输粟为郎之例，发下从七品正从八品虚名敕牒四千道，实拟散官，遥授职事，分给行省，填名类报。从七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从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万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事趋之。既非常调，亦无碍于选法也。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买金偿郎

【野客丛书】：人以诬罔见加，安可置而不辨。直不疑买金偿郎，与陈重买裤偿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为盛德。要非中道幸而见获，吾诬遂明。苟或不获，吾何安而受此诬哉？故不可以不辨。

白首为郎

【野客丛书】《汉武故事》：载颜驷一事甚与冯唐同。曰：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须眉皓白，问：“何其老也？”对曰：“ 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业不遇。”上感其言，擢为会稽都尉。

方士为郎

【通鉴纲目】：汉武帝元鼎四年，以方士公孙卿为郎。

家贫为郎

【后汉书】：明帝时，药崧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卧台上，无被枕，止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崧，问其故，甚喜之。自此诏大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

不能为郎

【东汉书】：尚书令史注，故事尚书郎以久次补之。世祖改用孝廉，以孝廉丁邯补焉。邯称病，世祖问其病，邯羞为郎乎？对曰：“ 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尔。” 世祖怒杖之，诏问：“欲为郎否？”邯曰：“ 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 中诏遽出，竟不能为。

为子求郎

【东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十万。谓群臣曰：“ 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

子弟为郎

【通鉴纲目】：汉孝安帝永初四年，诏以凉州牧子弟为郎。庞参说邓骘徒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骘然之，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曾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为补，犹有所完。若不如

原藏旅顺罗氏

此，将两无所保。”公卿皆以为然。郎中虞诩言于太尉张禹曰：“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劳而后定，今惮小费举而弃之，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转为塞，园陵单外，二也。谚曰：‘关西出将，阙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士风壮猛，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言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土民所以推锋执锐，父死于战，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曰：‘中国弃我于夷狄。’如卒然起谋，因天下之饥敝，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三也。”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巩灬其疽食浸淫而无限极也。禹以为然。诩因说禹纲罗凉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劝厉，答其公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于是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集览》：引领，引，伸也。领，颈也。谓长引其颈而怨恨也。疽食，疽，痈，食义同蚕食。四府，谓太帅、太傅、司徒、司空。西州注见光武建武十年。汉灵帝中平六年，除公卿子弟为郎，补宦，侍殿上。

父任为郎郎

【东汉书】《李忠传》：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父为高密都尉。臣贤案：《东观记》、《续汉书》并云中尉。又《郡国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对，每国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高密非郡，为都者误。忠元始中以父任为郎，署中数十人，而忠独以好礼修整称。

位不过郎

【数类】：汉班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专心史籍之间，敷文华以纬国典。固，字孟坚，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

缪以为郎

【魏志】：何祯为《许都赋》，封上，文帝异之。下公车特徵诏为秘书丞，主者缪以为郎。后祯关事，上问曰：“吾本用祯为丞，何故改为郎耶？”案：主者罪，而改祯为丞。

三世太史郎

【吴志】：赵达善治九宫一算之法，公孙腾师事达，拜跪而请。达曰：“吾先人得此术图，为帝王师。至仕来三世，不过太史郎，诚不欲复传。且此术微妙，头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语。以子笃好不倦，真相授矣。”达取索书两卷大如指曰：“当写读此自解，数日当以相与。”腾如期往，达阳惊言失之。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十二为郎

【数类】：梁明山宾博通经传，年十二，起家奉朝请。

选郎

【数类】《后汉书》：和帝元兴元年，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

置郎

【唐林语】：长庆初，李尚书降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办速毕。

田郎

【汉书】：长陵田凤宁季宗，为尚书郎。仪貌端正。凡入奏事，灵帝目送之。乃题柱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

孙郎

【吴志】《孙策传》：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袁术尝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虽死复何恨。” 征刘繇，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

周郎

【吴志】《周瑜传》：瑜长，壮有姿貌，孙策同年，尤相友善。后佐策渡江，时二十四，军中皆呼为周郎。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明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沈郎

【吴志】《孙权传》：沈友，吴郡人，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华歆行风俗，见而异之，因呼之曰：“沈郎！可登车语乎？” 友逡巡却曰：“ 君子讲好，会宴以礼。今仁义陵迟，圣道渐坏。先生衔命，将以裨补先生之教，整齐风俗。而轻脱威仪，犹负薪救火，无乃更崇其炽乎？” 歆惭曰：“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

原藏旅顺罗氏

陆郎

【吴志】《陆绩传》：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牧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 绩跪答曰：“ 欲归遗母。”术大奇之。

符郎

【晋书】《符坚传》：坚初年七岁，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于路，异之。执其手曰：“ 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耶？” 坚曰：“ 司隶缚罪人，不缚我小儿戏也。”

孔郎

【世说新语】：晋孔愉车骑少有嘉遁意，四十余岁，始应安东命。未仕官时，尝独寝，歌吹自箴悔，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

王郎

【世说新语】：晋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大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 答曰：“ 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封胡，谢韶小字。遏末，谢渊小字。韶，字穆度，万子，车骑司马。渊，字叔度，奕第二子，义兴太守。时人称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谓郎，遏谓玄，末谓韶，朗，玄渊，一作胡谓渊，遏谓玄，末谓韶也。

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梁书】《王筠传》：筠清静好学，沈约见筠，以为似外祖袁粲。谓仆射张稷曰：“ 王郎非惟额类袁公，风韵都相似。” 稷曰：“袁公见人辄矜严，王郎见人必娱笑。惟此一条，不能酷似。” 《王惠传》：惠幼而夷简，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辨博，辞义蜂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波焉。”

【资治通鉴】：唐昭宗大复元年正月，朱全忠取河中。王珂妻遗李克用书曰：“ 儿旦暮为俘虏，大人何忍不救？”克用报曰：“ 今贼兵塞晋缝，众寡不敌。进则与汝两亡，不若与王郎举族归朝。” 注：自晋以来，妇翁皆呼婿为郎，迨今犹然。

【马明叟实宾录】：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初仙客父亡，与母刘同归外氏。震有女曰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云。

【萍州可谈】：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时，不甚持重，为狎雅辈所诬，播入乐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丰中蔡持正举之，可任监司。神宗忽云：“ 此乃奇俊王家郎乎？” 持正叩头谢罪。

【江少虞类苑】：魏公在政府，蜀人苏轼往见公。公因问轼云：“ 近有人来荐王邪，其为人如何？学士相识否？”轼云：“ 为人奇俊。” 公不谕意。后数日，公宴，出家妓有歌新曲《六么》者，公方悟轼之言。盖歌有奇俊王家郎也。既而公语诸子云：“ 苏轼学士，文学过人，然岂享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大福德人也？”

【黄庭坚豫章集】《留王郎诗》：王纯亮，字世弼，山谷之妹婿。见《黄氏世谱》。河外吹沙尘，江南水无津。言南北相望之远。《文选》谢灵运诗：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书》曰：若涉大水，其无津涯。骨肉常万里，寄声何由频。《角弓诗序》曰：骨肉相怨。《汉书·赵广汉传》曰：界上亭长。寄声谢我。我随简书来，顾影将一身。《诗》曰：畏此简书。曹子建《责躬表》曰：形影相吊，五情愧赧。《资治通鉴》：晋李密言：吾独立于世，顾影无俦。退之诗：念汝将一身，西来曾几年。留我左右手，奉承白头亲。《晋书·邵续传》：续谏成都王颖讨长沙王。又曰：兄弟如左右手。小邦王事略，虫鸟声无人。小邦谓德安镇。《诗》曰：王事靡监。谢灵运诗曰：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退之《琴操》曰：四无人声。王甥解鞍马，夜语鸡唤晨。《尔雅》曰：姐妹之子为甥。母慈家人肥，女惠男垂绅。《礼记·礼运》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王介甫作《鄞女墓志》曰：吾女生惠异甚。按：惠与慧同。《礼记·玉藻》曰：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录缘绅。又曰：绅垂足。有田为酒事，豚韭及春秋。酒事，谓曲蘖事。见下茗事注。《礼记·王制》曰：庶人春荐韭，秋荐黍，韭以卵，黍以豚。生涯得如此，旧学更光新。庄子曰：吾生也有涯。《易》曰：君子以笃实光，日新其德。索去何草草，小留慰艰勤。老杜诗：闻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百年才一炊，六籍经儿秦。百年一炊，用邯郸梦。事见上注。选东坡赋注曰：盖六籍不能谈。李善注：引《封禅书》曰：六经载籍之传。王介甫《虔州学记》曰：周道微，不幸而有秦烧诗书，杀学士，然是心，非独秦也。当孔子时，既有欲毁乡校者矣。介甫又著《桃源行》曰：天下纷纷今几秦？要知胸中有，不与迹同陈。庄子曰：机心存于胸中。又《天运篇》：老子曰：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郢人怀妙质，聊欲运吾斤。庄子曰：庄子过惠子之墓，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我为之。’匠石曰：‘臣则常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又，《送王郎诗》：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唐信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按：《续古今注》云：索郎酒，桑落时美，故因以为名。《齐民要术》载：酿桑落酒法，亦以九月。或云桑落河名，非也。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汉书》：杨雄作《反骚》曰：钦吊楚之湘累。注：谓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楚辞曰：日餐秋菊之落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黟音伊，汉旧县令属歙州。《墨谱》云：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王圭墨尤妙。廷王圭本易水人，唐末，渡江居歙，造墨有名。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仲将之墨，一点如漆。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王维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商隐诗：断肠声里唱阳关。《堕泪碑》：见《晋书·羊· 传》。酒浇胸次之隗，《世说》：王逊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忱曰：“阮籍胸中磊隗，故须浇之。言同相如，唯有酒异。”庄子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菊制短世之颓龄。渊明诗：菊为制颓龄。班固《幽通赋》：道修长而世短。墨以传万古文章之印，歌以冀一家兄弟之情。印，如释氏所谓传佛心印。诗曰：以为我忧。王仲宣诗：冀为忧思情。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山谷此对极有妙处，前辈多使之。老杜云：别来头并白，相对眼中青。又曰：身更万事已头白，相

对百年终眼青。又曰：看镜白头知我老，平生青眼为君明。又曰：故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如今多白头。又曰：江山万里将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其用青眼对白头非一，而工拙各有异耳。建床夜语鸡戒晓，书囊无底谈未了。《文选》：《赵景真答嵇茂齐书》曰：呜鸡戒旦，则飘尔晨征。颜师古曰，注《急就章》曰：有底曰囊，无底曰橐。《世说》：卫与谢鲲，达旦微言。太白诗：语笑示了风吹断。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远别音书少。选诗：粲粲翰墨场。炒沙作縻终不饱，《楞严经》曰：

原藏旅顺罗氏

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饭，经百千劫，只名熟砂。何以故？ 此非饭，本砂石成故。《世说》曰： 宾客指陈，大丘使元方季方炊。二人听客议论，忘著箪，皆成縻。佛书又曰：譬如说食，终不能饱。镂冰文章费工巧。《盐铁论》曰：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考工记》曰：工有巧。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谓道义战胜，胸中开明。乃晓然见圣贤用心处。《史记·晋世家》：文公曰：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孟子曰：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注曰：秋阳，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阳也。皓皓，甚白也。皓音杲。《诗》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山谷答王雩书曰：想以道义，敌纷华之兵，战胜久矣。古人云：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有弟有弟力持家，妇能养姑供珍鲑。老杜《同谷歌》云：有弟有弟在远方。古乐府云：健妇持门户。《南史·瘐升之》传：任[日方]戏曰：谁谓庚郎贫？ 鲑常有二十七种。鲑，户佳反。切韵曰：鱼名，出《吴志》。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礼记》曰，治其丝麻。

江郎

【世说】：诸葛恢女，嫁庚亮子，既寡，誓不嫁。女性凶强。恢许江昏，乃诳女云：“宜徙。”家人皆去，独留女在后不得出。江暮来，女哭骂弥日。江暝而入宿，对床诈魇。女乃呼婢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情谊遂笃。

【齐书】：江教，湛孙也，为宋丹阳丞。袁粲为尹，见之曰，风流不坠，政在江郎。

【太平广记】：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有一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

【类说】《三吴记》曰：余姚百姓王素，有女姿色殊绝。有少年自称江郎，求婚。经年，女生一物，状若绢囊。母以刀割之，皆是鱼子。乃伺江郎就寝，细视所着衣衫，皆鳞甲之

物。遂以石砧之，晓见床下一鱼，长六七尺，素持刀断之，命家人煮食。女人后适人也。

刘郎

【齐书】《刘显传》：显幼而聪敏，博涉多通。尚书令沈约，领太子少傅，引为少傅五官。约为丹阳尹，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 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1垂]闻之，击席喜曰：“ 刘郎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谐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其为名流推赏如此。

【孔平仲续世说】：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话涉议刺，执政不悦，复出连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还，复作《游玄都观》诗。前篇云：紫陌红尘佛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后篇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徐郎

【梁书】《徐之才传》：之才幼而隽发，五岁诵《孝经》，八岁通经旨。尝造太子詹事周舍宅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听《老子》，舍为设食，乃戏之曰：“徐郎不用心思义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盖闻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腹。” 舍嗟赏之。刘孝绰曰：徐郎燕颔，有班定远之相。后果封侯云。

柳郎

【梁书】《少恽传》：少恽，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与陈郡谢沦邻居，深见友爱。沦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

顾郎

【梁书】《顾协传》：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谓人曰：“我愿解身二襦，与顾郎。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

独孤郎

【比史】《独孤信传》：魏正光末，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瑰，由是知名。美容仪，善骑射，且自修饰服章，军中号为“ 独孤郎”。

萧郎

【乐史广卓异记】按《唐书》：武德初，军国政事悉关关宰相萧王禹。高祖临轩听政，引王禹坠御榻而坐，呼为萧郎。高祖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今赍公黄金一函，以报智者。”

【唐书】《萧嵩传》：嵩容伟秀，美须髯，始娶会稽贺晦女。僚婿陆象先宰相子，时为洛阳尉，已有名士争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异。夏荣者善相，谓象先曰：“后十年，贵冠人臣，然不若萧郎位高年艾。”举门蕃炽，时人不许嵩。后果拜相云。旧传云：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

封郎

【唐书】《封伦传》：伦识略过人，杨素负才艺，多所凌藉，惟于伦，降礼尝接。或与论天下事，衮衮不倦。每抚其床曰：“ 封郎终当据此”。

钱郎

【韵语阳秋】：钱起与郎士元齐名，时人语曰：“ 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然郎岂敢望钱哉？起中书，《遇雨》诗云：“云衔七曜起，雨拂九门来。” 宴李监宅云：“ 晚钟过竹静，醉客出花迟。” 罢官后云：“ 秋堂入闲夜，云月思离居。”对雨云：“ 生事萍无定，愁心云不开。” 亦可谓奇句矣。士元诗岂有如此句乎？《赠盖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寻常随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岚。《题

原藏旅顺罗氏

王季友半日村别业》云：“ 长溪南路当群岫，半景东邻照数家。此何等语。余读其诗尽，殊未见有可喜处，以是知不及起远甚。

石郎

【资治通鉴】《后晋纪》：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丁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丁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大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皿，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贵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 注， 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

【马明叟实宾录】：五代，晋高祖皇后，后唐明宗女也。废帝立，疑高祖必反，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节，辞归，留之不得。废帝醉语公主曰：“ 尔归何速，欲与石郎反邪？”既醒悔之，后以反闻。群上请帝亲征，帝心忧惧。帝恶言高祖事，每戒人曰：“ 尔毋说石郎事，令人心胆坠地。”

【契丹志】：天显九年，晋高祖入洛阳，契丹帝亲送至潞州。唐枢密使赵德钧及子赵延寿出降，先是德钧阴遣人聘契丹，求立为帝。帝乃指穹庐前巨石谓德钧使者曰：“ 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

陈郎

【能改齐漫录】：宋熙宁中，建康军节度推官豫章李修永长女，嫁虞部员外郎莆田陈惟德子启明。他日归宁，其堂兄有外祖母贫，来托居者，时病甚困。陈妇往省之，侍疾者呼而告之。外祖母疆视焉，问曰：“ 陈郎何之？” 对曰：“游学九江去矣。”曰：“ 此非陈郎也，吾问又有一陈郎耳。” 家人叹怪其言。俄而，启明死，其妻改适抚州陈彦博，众乃

叹息。

郭郎

【经锄堂杂志】：俗谚多与理合，其曰：“ 鲍老当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当。若教鲍老当场舞，转更郎当似郭郎。” 言虽粗俗诣谑，实有至理，可发一笑。

【温革琐碎录】：郭郎[影]发善优笑，凡戏必在排儿之首。儿

傅粉何郎

【记室新书】：傅粉何郎，未方神采。魏何晏玉貌，时人疑为傅粉。帝伏日赐汤饼，令汗出，拭之转白，遂为骑马都尉。

【唐温飞卿诗】：疑粉试何郎。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彭郎

【宋苏东坡诗】《题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八米卢郎

【北史】《卢玄传》：玄子思道为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

【西溪丛语】：卢思道挽诗独八首，比时人最盛，时人谓之八米卢郎。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谷取八米，取数之多也。

【能改斋漫录】：云：尝疑八米，无义，不可晓。偶阅《世说》，载当时号八采卢郎，乃知米为采字。

韩冬郎

【南郡新书】：韩㑊，即瞻之子也。兄仪，与李义山同年，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故㑊题云：七岁裁诗走马成。冬郎，㑊屋小名。㑊，字致光。

段郎

【稽神异苑】：魏唐永尝恍惚见厅东壁下一妇人，长尺余。来谓永曰：“ 妾有一儿一女，皆及婚嫁，投君求婿可乎？” 永知是妖，乃许之。召匠造木人，男女各长一尺，来日妇人复出，永谓曰：“我已求获新妇及女婿。” 其妖甚喜，乃谢曰：“ 女婿何氏？” 永曰：“ 段郎。” 又曰：“ 新妇何氏？”亦姓段氏。言讫，妇人与木人俱拜谢永，入穴中。详妖

胡郎

【太平广记】：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外孙女崔氏，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孤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孤乃谈论，无所不至。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孤甚喜，便拜谢。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孤云：“某舍门前。”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意是孤穴，引水灌之。有一老孤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 孤郎出矣。” 杀之。其怪遂绝焉。

小胡郎

【太平广记】：唐有杨氏者，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 小胡郎乃

原藏旅顺罗氏

野孤尔，丈母反惜野孤。”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

两郎

【宋苏东坡诗】：二老白接篱，两郎乌角巾。徐元用苏东坡俱与其子过游金山也。

二郎

【邵氏闻见录】：王晋公• 使魏，太祖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谓作相使还，帝怒，安置革州。亲朋送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 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谓文公正。【唐白居易长庆集】：莫学二郎吟太苦。谓其子龟儿也。

蜀有二郎

【晋书】《杜轸传》：轸累迁尚书郎，博闻广涉，奏议驳论，多见施用。时涪人李骧亦为尚书郎，与轸齐名。每有论议，朝廷莫能逾之。号蜀有“二郎”。

帝称二郎

【唐书】《儒学传》：郎楚之与兄蔚之，俱有名。隋大业中，楚之为尚书民曹郎，蔚之位

左丞，炀帝语称“二郎”。

黄二郎

【太平广记】：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遇虎于道。遂升木而避，数虎撄跃取之不及。虎相谓曰：“无过已西县黄二郎也。”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为虎所食也。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乌黄二郎

【酉阳杂俎】：汾州姚司马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常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鱼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以盆池。经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炷挫箴，染蓝涅皂。历年，女病弥甚。其家常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下，大言曰：“乞一钱。”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家人狎熟。因迎上都僧瞻治之。及至，设血食，贯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孑酒上。瞻乃匿剑躐步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箦，喘若鞴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之，臭闻十余里，二女即愈。次女犹病，瞻见其衣带上有皂袋子，其中有篇，篇启其箦，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瞻因病归，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请加功治之。浃旬，其女臂上肿起，沤大如瓜。瞻针刺之，出血数合，竟差。

大郎二郎

【唐起居注】：初高祖起兵太原，辽山县令高廉拒不从。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粮。时文武官人并未署置，军中以次第呼太了秦王为大郎二郎焉，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无以此郡，劝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帝曰：“尔曹能尔，吾复何忧。”

宇文三郎

【北史】《东平公神举传》：神举弟之孙晶，大业中，养于宫内，后为千牛将军。炀帝甚亲昵之，每有游，必侍从。至于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来不限门禁。时人号为“宇文三郎”。

号杨三郎

【北史】《隋滕穆王王贊传》：王贊美姿容，好书爱士，甚有当时誉。时人号曰“ 杨三郎” 。

称鲁三郎

【南郡新书】：道吾和尚上堂，戴莲花笠，披拦执简，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

自呼三郎

【梁溪漫志】：唐朝谄謀之徒不称人，以官而呼之为郎，犹奴之事主，盖当时门地高者以此名为贵重。宋广平呼张易之为卿，天官侍郎郑杲谓宋曰：“ 中丞奈何卿五郎耶？” 宋曰：“ 以官

原藏旅顺罗氏

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 杨再思为宰相，而呼张昌宗为六郎。安禄山兼三镇节度使，而呼李林甫为十郎。裴坦之子勋至呼其父为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为贵，而自呼为三郎。当时献《五角六张赋》者，亦呼其君为三郎，流弊可验如此。

白马三郎

【马令南唐书】《灭国传》：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为农，唐末为福州观察副使。审知为人状貌雄伟，常乘白马，军中号“ 白马三郎” 。

快活三郎

【能改斋漫录】：江左人以泥捏塑人物，有机关以动手足，货于市中，谓之快活三郎，本谓唐明皇耳。故郑綮《开天传信纪》，载刘朝霞献《明皇幸温泉赋》中云，遮莫称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家。家弥日不成，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三郎。” 舞至曲终，谓之合杀，尤要快健，所以便须能也。

张四郎

【夷坚志】：邛州南十里白鹤山张四郎祠，盖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画不可识。郡人云：“ 四郎所立，以御魑魅，救疾疫。” 后人能辨其家者，则可学仙青城。唐耜为邛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读之，忽能认一字，曰：“ 岂非某字乎？” 傍有人应曰：“ 然。”耜恶其谗言，比使去，既而悔之，不见其人矣。又尝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戏呼曰：“使君奉赠一土镜。”命从吏取之，乃顽块也。怒以为侮己，将执以归，细视其块，果耿耿有光采，始疑为异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宝此土。耜字益大，仕至秘阁修撰。

五郎

【新唐书】《李辅国传》：转国出则介士三百人为卫，贵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

杜五郎

【梦溪笔谈】：颍昌阳翟县有杜生者，道人诵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里，唯有屋两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一间。居之前空地丈余，即设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往访之，问其不出门之因。笑曰：“以告者过也。” 指门外桑树曰：“ 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 或问其所以为生，曰：“ 昔居邑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子娶妇，度所耕不足瞻，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居住。唯与人择日，及卖一药，以[illegible]粥。” 有子张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颇多，不当更兼乡人之利，自是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常日何所为，曰：“ 端坐耳，无可为也。”问观书否，曰：“ 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书亦不知所在矣。” 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曰：“ 村童也，然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戏游，唯买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迹，以待其归，未尝傍游一步也。” 予时方有军事，至夜半未卧疲甚，与官属闲活，轸遂及此，不觉顿忘烦劳。

花果五郎

【夷坚志】：保义郎赵师炽，庆元二年八月，调监封州狱祠归。其父为肇庆兵官，往省之，过建昌军少留。在临安时买一妾，殊以嬖宠，忽感心疾，常谵语不伦，时时作市廛小辈叫唱果子。师炽窘甚，招巫者道流行法验治，皆弗效。将半月久，一日醒，然如梦觉言：“ 昨到一处，羽大门巍峨，楼阁军赫，帘幕器具全似戚里王侯之家。稍进至庭下，望其上有美丈夫五人，或坐或立，姬侍甚众。皆姝丽英妙，被服珠翠，璀粲溢目。丝竹鼓吹杂沓并奏，不觉身在其中。少顷登楼，见拦干外，揭巨牌金书“ 花果五郎” 四字。其一人指我云：‘ 此女子为谁？何得至此？”亦令歌舞劝酒。复使唱卖果子，辞以不能。相强再三。已而辄遣下，又顾一姬送出门，遂寤。” 意谓顷刻间耳，不知许日也。花果五郎者，里巷丛祠盖有之，非正神也。疑女居家时，或染着云。师炽子弟师火甚说。

护界五郎

【夷坚志】：扬州僧士慧素持戒律，出外云游。未至江州一程，值日暮，不逢寺舍。适在孤村林薄间，无邸店可投歇，栖栖逮暗，得路左小庙，乃人宿。过夜半，见恶少年数辈舁一人来，就杀之以祭，旋拾去。僧惴恐不敢喘息，才晓即行。甫数里，望一庙甚雄，榜曰“ 护界五郎”。引首视其中，堆积白骨无数，盖非往来所届通道也。僧知为妖鬼，持锡拄杖击偶像，碎其头。是夕遂为五人索命，挽衣甚急，默诵《大悲咒》自卫，虽不敢相逼，而未尝时刻舍置。到江州寓普贤寺，见五物并立于门楣下，高与楣齐，以杖量度之，正满二丈。因为监寺言所睹，监寺使持念《火轮咒》，其咒才七字，每念百十遍，神辄露现形状，比初时小低一寸许。自是日削，至于仅盈一寸，泣而沥恳曰：“ 更复讽诵不已，弟子当化为灰尘。愿慈悲如释，他日永不敢据祠宇，及与人为祸祟。”僧不答，闭目默诵愈精苦，俄旋风火欠起，吹成灰，扫空无遗。赵子春说。

独脚五郎

【夷坚志】：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屦自给，渐至卖油。绕数岁，资产巨万，里落莫不致疑。会豪室遭寇劫，供指为盗。执送官困于考掠，具以实告：“ 顷者，梦一神来言，吾将发迹于此，汝能谨事我，凡钱物自顷皆可如意。明日访屋侧，得一野庙，问邻人曰：‘ 旧有独脚五郎庙，今亡矣。’ 默感昨梦之异，随力缮葺。越两月，复梦其来。曰：‘荷尔至诚，即当奉报。’ 侵晨起见缗钱充塞，遂营建华屋。方徒居之，夕堂中得龙两条，满腹皆金银。自后广置田土，尽用其物，未尝为盗也。” 邑宰验其非妄，即释之。

原藏旅顺罗氏

吴创神祠于家，值时节及月衙日，必盛具奠祭，杀双羊双猪双犬并毛血粪秽悉陈列于前，以三更行礼，不设灯烛。家人拜祷讫，不以男女长幼，皆裸身暗坐，错杂无别，常夕不闭门，恐神人往来妨碍。妇女率有感接，或产鬼胎。庆元元年，长子娶宦族女，不肯随群为邪，旋抱病，与翁姑相继亡。所积之钱飞真诚四出，吴氏谢罪，其害乃止，至今奉事如初。

荣公六郎

【隋书】《来护传》：护，为右翊卫大将军，封荣国公。子整尤骁勇，善抚御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千万众，只怕荣公第六郎。

五郎六郎

【唐书】《列传》张行成，子易之、昌宗，兄弟同幸武后。时不旬日，贵震天下。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造门伺望颜色，亲执辔，号易之为五郎，昌宗六郎。宋工景为左台御史中丞，尝宴朝堂。二张列卿三品，王景皆六品，居下坐。易之谄事王景，虚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曰：“才劣品卑，卿谓第一何耶？”是时朝廷以易之等内宠，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郑善果谓土景曰：“公奈何谓五郎为卿？”土景曰：“以官正当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莲花似六郎

【宋平仲续世说】：杨再思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妄邪媚，能得人生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左补阙载令言作《两脚孤赋》讥之。时张易之兄弟，请公卿大臣宴集。或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翦纸自帖于中，却

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阳之宠，再思又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言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 其倾侧如此。

冯六郎

【太平广记】：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阌乡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 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为门下厮养卒。” 浦许之，谓曰：“ 尔从何而至？” 曰：“ 某早受冯六郎职。在河中，甚见亲任。昨六郎至此，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 后行次赤水，自曰：“某客鬼也。”浦云：“ 尔前所说冯六郎岂皆人也？” 归曰：“ 冯六郎名夷，即河伯也。” 浦曰：“ 冯何得第六？” 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

七郎

【唐书】《陈少游传》：少游初擢桂管观察使，少游不乐远去，规徙近镇。时宦官董秀有宠，掌枢近，少游乃宿其里，候归沐，入谒。因鄙语谄谓秀曰：“ 七郎亲属几何？月费几何？” 秀谢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曰：“族甚大，岁用尝百万。” 少游曰：“审如是，奉入不足为数日费，尝数外营乃办尔。吾虽不才，请独取济，岁输钱五千万，今具其半，请先入之。” 秀大喜，与厚相结。少游囚泣曰：“ 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见颜色。” 秀遽曰：“ 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 时少游已纳赂元载子仲武，于是内外更荐之，改宣歙池观察使。

性命系七郎

【太平广记】《权幸篇》：王珙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言，一旦，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观御刀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于戚里，帝特所锺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 鼠辈虽恃其父势，然且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耶？” 瑶曰：“ 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 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模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唐八郎

【夷坚志】：唐八郎者，本青城赵氏子。父曰赵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许岁，似有所遇，家人失之，愈两月，得于山后磐石上，取以归。自是率意狂言，尝升木秒人呼曰：“ 青城市中水且至。” 明日，县乃大火。又尝摩附一巨木，咨嗟其傍。或问之，曰：“ 是将为吾父柩。居亡何，赵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张天师在仙井，我将从之游。” 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卧室中，白气被其体如月，外间皆见。邑人员彦材老矣，自谓行运与何文缜丞相同，必继魁多士。绍兴庚午赴廷试，既行，唐访其家，悉取器皿之属，倒置于地。曰：“ 秀才出去状元归，可贺也。”一家皆喜。彦材既入试，误有所识于白兰上，为内侍所发，当罢归，以有升甲恩，特旨列于五甲末，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数辈，将应举来谒唐。唐云：“ 君辈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免举，众士但不利。” 员显道兴宗家以肉菹作饼，食而余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显道曰：“适无一物可以为先生供。” 唐笑曰：“ 肉饼尚有四枚，何靳也？” 凡所见皆类此。隆兴初，成都村民挽车入市，逢道人遗交子二千，授以书曰：“ 倩汝送与仙井唐八郎。” 民接书即行，同辈稍黠者咤曰：“ 吾闻八郎异人也。书中得非有奇药方书乎？” 发视之，白纸也。急复缄封之。

才至仙井，唐迎骂曰：“ 何不还吾书？” 民再拜谢罪，唐执书再三读叹曰，又迟了我二十四年。不乐而去，至今犹存。

郭八郎

【太平广记】：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有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郑访之，僧曰：“ 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颇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僧曰：“ 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不可。其一须国家改元之第二，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 郑谢而退，直至改元宝历二年始登第，果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杪。

原藏旅顺罗氏

九　　郎

【梁昭明太子事实】：昭明，武帝长子也。而世以九郎为称，盖不知其何故，而泰山神祠亦以此纪之。岂非功德及民而登秩于岳，则所谓九郎者，其泰山以郎序次诸神之号耶？

十　　郎

【唐书】《安禄山传》：唐安禄山初拜御史中丞，时李林甫以宰相贵甚，群臣无敢钧礼，惟禄山倚恩入谒倨。林甫欲讽寤之，使与王[乍共]偕，[乍共]亦位大夫。林甫见[乍共]，[乍共]趋拜卑约，禄山惕然，不觉自罄折。林甫与语揣其意，迎剖其端，禄山大骇，以为神。每见，虽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书，覆以己袍。禄山德林甫，呼十郎。麾下刘骆谷每奏事还，先问十郎何如。有好言辄喜，若谓大夫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我且死，优人李龟年为帝学之，帝以为乐。"旧传云，禄山以为神明。《程元振传》：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官人直内侍省。张皇后谋立越王，元振见太子发其奸，与李辅国助讨难，立太子是为代宗。拜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帝以药子昂判元帅行军司马，固辞。乃以命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分邑]国公，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凶决乂过之，军中呼"十郎"。

王十四朗

【太平广记】《玉藻》：王素贞元初应举，齐名第十四。每诣往还家，通王十四郎，或问曰藻也素也。

十八郎

【唐书】《寿王瑁传》：瑁，玄宗十八子也，初名清。瑁母武惠妃，开元元年见幸，宠倾后宫，频产夏悼王，怀哀王、上仙公主、皆端丽，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让帝妃元氏，请瑁在于邸中牧养，妃自乳之，名为己子。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宫中常呼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为寿王，始入宫中。

二十五郎

【数类】：唐章怀太子贤子[分邑]王守礼，玄宗兄也，时呼为二十五郎。元稹诗曰：“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 谓[分邑]王也。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小郎

【晋书】《王澄传》：王衍妻郭性贪鄙，欲令婢路上担粪。澄年十四，谏郭以为不可。郭大怒，谓澄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属新妇，不以新妇属小郎。” 因捉其衣裾，将杖之。澄争得脱，逾窗而走。王凝之妻谢道韫，献之与客谈论，辞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 欲为小郎解围。施青步帐自蔽，伸前议，客不能屈。”

【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二年，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弟豈貞，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 上怒，叹曰：“ 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昏，良有以也。” 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宋张文潜宛丘集】：子来不见身长短，姑试小郎衣更长。

越公儿郎

【新唐书】《杨弘礼传》：弘礼，隋尚书令素弟之子也。从太祖征辽东，拜兵部侍郎。驻跸之后，领步骑二十四军，跳出贼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众，袍仗精整，人人尽力。壮之，谓许敬宗曰：“ 越公儿郎，故有家风。”

障车儿郎

【太平广记】：元和元年，淮西帅吴元济，诏裴丞相击之。度命深城壕，得一石铭云：“障车儿郎且须缩。” 障车儿郎，谓兵士也。且须缩，谓退守也。详铭。

女郎

【程大昌演蕃露】：乐府有木兰，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归，不受爵赏者也。乐天诗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

张女郎

【太平广记】：沈譬使秦陇，过张女郎庙，宿传舍，见女郎仲妹奉屈携手登车。至则具酒肴，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相与酣歌。警顾小女郎曰：“ 润玉此人可念也。” 因留伴寝。警乃赠以指坏，小女郎赠警金缕合欢结，大女郎赠以瑶镜了而别。至馆，怀中探得二物。详鬼

原藏旅顺罗氏

石女郎

【太平广记】：虔州有石人山，三石形似人，中为君，右曰女郎，左曰夫人。

东海女郎

【宋书】：贾希镜孝武时，青州发古冢铭曰：“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并不能悉。希镜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

墓中女郎

【酉阳杂俎】：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才俊，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诣州。夜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台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况然下马，入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未宜深入。”青衣白：“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入，就床坐其户。女在户东立，与什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风咏，虽疑其非人，亦惬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嘉君咏啸，故欲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居元城之日，妾生之年。”什乃与论汉魏大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大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大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因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详，遂请僧为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垣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罢，什在园中食杏，唯云：“报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什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

月夜逢女郎

【续齐谐记】：王敬伯，年十八，仕为东宫扶侍。赴假还都，行至吴通波亭，维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从二少女披帷而入。施锦席于东床，设杂果，命绾发者酌酒相献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转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雾气中弹，今夕声不能畅。”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黄带，长二尺许，以挂箜篌，弹弦作歌。女脱头上金钗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轩琴复清，寸心斗酒争芳夜，千秋万岁同一清。歌宛转，宛转妍以哀。愿为星与汉，光景共徘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徊。”又曰：“ 悲且伤，参差泪成行。低红掩翠芳无色，金徽玉轸为谁锵？歌宛转，清复悲，愿为烟与雾，氤氲共容姿。” 天明女留锦四端，卧具绣枕腕囊并 各一双，赠敬伯。王以牙火笼玉琴瓜答之。来日，闻吴令刘惠明亡女，船中失锦四端，及女郎卧具绣枕腕囊 等。检括诸同行，至敬伯船而获之。敬伯具言夜来之事，及女仪状，从者容质，并所答赠物。今使检之，于帐后得牙火笼，中箱内篋中得玉琴瓜。令乃以婿礼敬伯，厚加赠遗而别。敬伯访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丽华，去冬遇疾而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条，年十六，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弹箜篌。又善宛转歌，相继而死，并有姿容。昨从者，是此婢也。”

帝郎

【真诰】：接玄引奇，友于帝郎。详象郎。

师郎

【事类全书】：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课民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设有三数。僧亦拥妇食肉，但居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为师郎。或有疾以纸为钱，致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啖之，曰除斋。《投荒杂录》

雷郎

【类说】：民家女或为神所依，即呼为雷，郎得子曰雷子。

宰相牙郎

【膳夫经手录】：牛羊日历，宝历中，李愿有爱妾曰真珠，愿以年老，恐为后祸，谋于司封郎中杨汉公。汉公曰：“牛相访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过求大镇，不若将与牛相。牛相得妓，司马得镇，不亦可乎？”愿悦，乃以真珠归于僧孺。汉公遂为狎客，以真珠为赏心之具，京师号为“宰相牙郎”。

互市牙郎

【通鉴纪事本末】：史• 干者，与安禄山同里• ， 先后一日生。及长，相亲爱，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

【能改斋漫录】《刘贡父诗话》：谓今人谓驵会为牙，谓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乐，乐似牙字，因转为牙。予考《萧宗实录》，安禄山为互市牙郎，资羊事，然以乐为牙，唐已然矣。

原藏旅顺罗氏

卖国牙郎

【宋史】《北盟录》：靖康二年正月，金寇既陷京城，时王时雍为留守，见议论纷纷，恐百官不肯书名，乃先自书名，以率百官，从而书名者数百人。时雍乃蜀人也，其在蜀为市伍图利。又，王黼当国时，雍专为乡人纳赂求差遣，时人谓为三川牙郎。其乡人曰：“ 今又作卖国牙郎也。”

柳家婢不事牙郎

【闻见善善录】：唐柳仲郢家法，为上大夫之冠。偶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间，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会议价。婢于凶隙中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 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 因出，问其疾，婢曰：“ 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 其标韵如此。

【绿窗新语】：评曰：尝观柳仲涂，为叔母穆夫人墓志曰：“ 皇考训家孝而且严，月旦及望，诸叔母拜堂下毕，即上堂低面听皇考训诫曰：‘人家兄弟无不义者，尽因娶妇入门，异姓相聚，争长竞短，分门割户，皆汝妇人所作。’ 呜呼，柳公家一婢尚且惜身，可见其家法之正。”

乌衣诸郎

【马明叟实宾录】：宋王僧虔仕为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 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尔。”

白鸠郎

【庐补笔谈】：郑弘，迁临淮太守。郡民徐宪，在丧致哀，白鸠巢其户侧，弘举为孝廉，朝廷称白鸠郎。

猴颊郎

【前定录】：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游洛下，人谓为猴颊郎。以居常颐下有若猿领也。

蛾郎

【太平广记】：进士杨稹借石瓮寺文殊院居句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貌殊丽。稹悦而问曰：“可闻姓氏乎？”红裳曰：“ 某燧人氏之苗裔也。” 至开元初，帝即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予肌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巽生及蛾郎，不复疆暴矣。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獾郎

【岩下放言】：世传王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有顷，生公，故小字獾郎。

岩郎

【续后汉书】《九卿录》：武帝置建章营骑，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补。更羽林骑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又号岩郎。

郎山

【唐语林】：李丞相泌谓德宗曰：“ 肃宗师臣，岂不呼陛下为召郎？” 圣颜不悦。泌谓陛下天宝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为弘农得宝，此乃谬也。以陛下此年降诞，故玄宗皇帝以天降之宝因改年号，为天宝也。圣颜然后大悦。

买德郎

【回溪史韵】：晋桓总父彝为宣城内史，为苏峻所害。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因得之，兄温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冲小字。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曰，我买德也。厚报之。

象郎

【史记阙文】：宋元王曰：纣有謀臣，名为左强。夸而目巧，教为象郎，将至于天，文有玉妆。

黄头郎

【西汉书】《佞幸传》：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师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由黄头郎也。濯读日棹，音直孝反。【唐李长吉诗】：黄头郎，捞拢去不归。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水弄湘娥　，　竹啼山露月。云瑟调青门，石玉湿黄葛。沙上蘼芜花，秋风已先发。好持扫罗荐，香出鸳鸯热。不当深“”而深，眼前物，晓不得。苦思《楚辞·九歌》：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长安东门曰青门，疑曲名，乐府有《黄葛篇》。《楚辞·九歌》：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释云：芎穹叶也。笛四五月间生，七八月间生白“　”“”　花。《本草》云：一名薇芜。好持一作好待。《汉武内传》云：帝七月七日扫除宫掖，以紫罗荐地，待西王母“”　“至。鸳鸯一作鸳笼。此篇大意疑黄头郎者，耽乐忘归，家人有旷别之思耳。

原藏旅顺罗氏

以杖撞郎

【东汉书】《明帝纪》：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

刘云郎

【回溪史韵】：五代王处直节度义武信用妖人李应之，阑得小儿刘云郎，绐曰："此子有异。"处直养为子，名曰都。后处直为都，因而杀之，代为节度。

团扇郎

【乐府诗集】：李商隐《团扇郎》六首，《古今乐府》曰团扇郎歌者。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东亭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惟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后人因而歌之。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饷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犊车薄不乘，步行耀玉颜。逢侬都共语，起欲著夜半。团扇薄不摇，窈窕摇蒲葵。相邻中道罢，定是阿谁非。御路薄不行，窈窕决横塘。团扇鄣白日，面作芙蓉光。白练薄不着，趣欲著锦衣。异色都言好，青白为谁施。又，同前二首：手中白团扇，净如秋团月。清风任动生，娇声任意发。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张• ：白团扇：今来此去捐。愿得入郎手，团圆郎眼前。刘禹锡：团扇复围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上有乘鸾女，苍苍虫网遍。明年入怀袖，别有机中练。

镇恶郎

【世说新语】：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豁别传》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迁荆州刺史，至司空。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中兴书》曰：石虔有才干，有史学，累有战功。仕至豫州刺史，赠后军将军。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莫贺郎

【北史】《吐谷浑传》：谷浑之孙叶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谨，三弟专权，碎奚不能制。诸大将共诛之。奚忧哀，不复摄事，遂立子视连为世子，委之事，号曰“ 莫贺郎”，华言父也。

播郎

【北史】《李先传》：李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脱略不羁，时人称为“ 播郎”，因以字行于燕赵焉。

知世郎

【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七年，帝自去岁谋讨高丽，发民夫运米积于沪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取运米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钱，因缘侵渔，白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 知世郎” ，言世事可知矣。

【曾[十造]类说】：王薄作歌，以招征后者云：“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矛肖]侵天汤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皿。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人多附之，后杨玄感反山东，遂成大乱。河北有张金秤、王援须等，凡二十七项，多至十余万，少不下万人。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酋帅亦有名称，或云乞见敌，或云嫌头方，或云彻眷顽，或云不惜死。又有屯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白社、

青社、胡社之类。云贼、忽律贼最后。李密起而隋亡。

酒阿郎

【唐宣宗实录】：唐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元逵之子。淫荒暴乱，时号为“ 酒阿郎”。弧矢弹丸，未尝离手。登楼下瞰，弹射路人，以为娱乐。徵取无厌，众欲逐之，俄以疾卒。

漫郎

【新唐书】《元结传》：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授著作郎。益著书，作《自释》曰：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世业载国史，世系在家谍。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王于]洞，始称猗[王于]子。后家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显。樊左右皆渔者，少长相戏曰，更聱叟。彼诮以聱者，为其不相从听，不相钩加。带而尽船，独聱[齿牙]而挥车。酒徒

原藏旅顺罗氏

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犹聱乎？公守著作，不带乎？又漫浪于人间，得非聱[齿牙]乎？公漫久矣，可以漫为叟。’ 於戏，吾不从听于时俗，不钩加于当世，谁是聱者，吾于从之！彼聱叟不惭，带乎，吾又安能薄乎著作？聱叟不羞聱[齿牙]于邻里，吾又安能漫浪于人间？取而醉人议，当以漫叟为称。直荒浪其情性，诞漫其所为，使人知无所存有，无所将待。乃为语曰：‘能带，全而独而保生。能学聱[齿牙]，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

【宋秦观淮海集】《漫郎诗》：元公机鉴天所高，中兴诸彦其非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与聱叟为嬉遨。是时胡星殒未久，关辅扰扰犹弓刀。百里不闻易五，三士空传杀二桃。心知不得载行事，俯旨刻意追风骚。字偕华星章对月，漏泄元气烦挥毫。猗[王于]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猱。红颜白骨付清[酉票]，一官于我真鸿毛。乃知达人妙知水，浊清显晦惟所遭。无时有禄亦可隐，何必龛岩远遁逃。

【陈简斋集】《漫郎诗》：漫郎功业人悠然，拄笏看山了十年。黑白半头明镜里，白乐天《白发》诗：最憎明镜里，黑白半头时。丹青千树恶风前。杜夔州歌、枫林橘树丹青合。又《西京杂记》：中甫山有树如车盖，叶一青一赤，长安绢之丹青树。星霜屡费惊人句，天地元须使鬼钱。踏破九州无一事，只今分付结跏禅。白乐天《洛滨禊饮诗诣》：踏破魏工堤。又，《清渭吟》：若不结跏禅，即须开口笑。

慎郎

【太平广记】《许真君传》：真君尝过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谭话，知非人类。指顾之间，少年辞去。真君谓门人曰：“ 适来少年乃是蛟蜃之精。” 真君逐之，少年走归潭州。先是，潭之刺史贾玉有女端丽，纳少年为婿，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巨万，至是一身空归。许君遂诣刺史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 慎郎托疾不出。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 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史兵所杀。详蜃字。

塑韦郎

【太平广记】：高骈惑于神仙之说，尝于后土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廊楝上题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形。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岩岫拂衣青。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看太白经。”好事者竞相传诵。

拓跋大郎

【太平广记】：天宝中，扶风令暇日宴客方集。忽有一客，广颡长大尺余，策杖携帽，神色甚高，谓谒者曰：“拓跋大郎，要见府君。”谒者曰：“长官方食，请候罢宴。”客怒曰：“吾将自入门，走白令。”令不得已，邀之升阶。令意不悦，而客亦不平。及终宴，皆不乐。客揖去，流言而出。时李簿疑为异人，归召裴尉而告之，云：“恐是侠者，吾当召而谢之。”命吏邀客，客亦不让而至。时已向夜，李见甚敬，裴尉见，忽避之，曰：“此峨嵋山人，道术至高。”公服趋入再拜，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客言令之过，李为辞谢再三，仍宿于李厅。李夙夜省问，已失所在。比旦，吏人报云：“ 令中恶已绝，而心微暖。” 诸寮省之，至食时而苏。令乃召李簿谢之曰：“ 赖君免死耳。昨晚客是神仙，吾昨夜被录去，见拓跋据胡床，责吾不接宾客，命折桑条鞭至数百。” 乃云：‘ 赖主簿言之，不然死矣。’ 敕左右送归，方得苏耳。”

青衫外郎

【马明叟实宾录】：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尔。穆宗世，因承和荐，不二二年，位兼将相。《牛羊日历》，谓牛僧孺云。

慕势诸郎

【洛阳伽蓝记】：齐土之民，风土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怀砖扣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返掌。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叔仁称齐士大夫曰：“ 齐人外矫庶几，内怀鄙吝。轻同羽毛，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侧肩竞入。求其荣利，甜然浓厚。比于四方，慕势最甚，号齐士子为慕势诸郎。” 临淄官徒布在京邑，闻怀砖慕势，咸共耻之。唯孝忠一人，不以为意。问其故，孝忠曰：“营丘风俗，太公余化。稷下儒林，礼义所出。” 今虽陵迟，足为天下模楷。荀济人非许郭，不识东家。虽复莠言自口，岂荣辱也。

缁郎

【南郡新书】：崔慎由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与迹熟，因谓之曰：“ 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 为公求之，唯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年矣。君遗之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果受之，僧寻卒，遂生。叟复相之曰：“ 贵则过公，恐不得其终。” 因

字曰衲僧，又云缁郎。

【资治通鉴】：景福二年九月，以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崔慎由历事文武，宣大中间为相。外宽弘而内巧险，与崔昭纬深相结，故得为相。季父安，潜谓所亲曰：“ 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终为缁郎所坏。” 坏音怪缁郎，胤小字也。

归郎

【司令南唐书】《灭减国传》：王，王审知子也。后唐同光中，即皇帝位。国号闽。有嬖吏归守明者，以色见幸，号归郎。

遗荣郎

【张君房丽情集】：郑生过李娃儿，徘徊不能去，诈遗策以驻马。后访娃，娃呼曰：“ 前遗策郎来也。”

原藏旅顺罗氏

姜豉郎

【能改斋漫录】：今市中所卖姜豉，以细抹猪肉冻而为之，自唐以来有也。朝野佥载：姜悔为吏部侍郎，恨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 今年选数恰相当，抑由坐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豉郎。”

索郎

【能改斋漫录】：索郎杯者，桑落河出美酒，讹为索郎耳。见郦元《水经》。皮日休诗云：“分明不得同君赏，尽口倾心羡索郎。” 全无理意。本朝高若纳《后史补》：“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酿酒甚佳。” 乐天诗云：“ 桑落气熏珠翠暖，柘枝声引弦高。”号桑落酒，旧京人呼为桑郎，盖语讹耳。高说后出，恐或未然也。

会郎

【吴自牧梦梁录】：杭州婚娶之法，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亲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 会郎”。

粉郎

【浩然斋雅谈】：若驸马则以何晏事称粉郎、粉侯。文及甫称韩忠彦为粉昆，以其为嘉彦之兄。又指王师约之父克臣为粉爹，益可怪。详见粉字。

老郎

【韵语阳秋】：郎官之选，唐朝尤重。郑谷尝自好称老郎。《赠秀上人》诗云：“ 唯恐兴来飞锡去，老郎无路更追攀。”《访宋禅者诗》云：“ 初尘芸阁辞禅阁，却访支郎是老郎。”《春阴诗》云：“舞燕歌莺莫相认，老郎心是老僧心。” 是也。

花郎

【吴箕常谈】：大中遗事：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装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

闱编郎

【酉阳杂俎】：太极真仙中，庄周为闱编郎。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白水郎

【三山志】：白水郎夷人，亦曰游艇子，或曰庐循。余种散居海上。武德中，王义童招其首领周造麦细陵等，授骑都尉，以船为居。寓庐海旁。船首尾尖高，中平阔，冲浪无惧，名了鸟。乾符中有陈蓬者，从海来，家于后崎。号曰“白水仙”。有诗曰：竹离疏见浦，茅屋漏通星。又曰：石阶荦确高低踏，竹户彭亨左右开。尝留谶曰：东去无边海，西来万顷田。松山西港沙径合，朱紫出其间。蔡襄记：福唐水居船，举家止一舟。寒暑饮食，疾病昏姻，未始去，所谓白水姨，其斯人之徒乎？

撞令郎

【辽东】：西夏国，记兵之勇健者，号撞令郎。

伴仙郎

【王梅溪诗】《咏桃》：何时清禁里，一笑伴仙郎。

玉节郎

【苏东坡诗】《送王敏仲》：洗眼忽惊笑，见此玉节郎。

白面郎

【杜子美诗】：马上谁家白面郎？云云指点银瓶索酒尝。

绣衣郎

【岑嘉州集】《送郑侍御归东台》：江亭酒瓮香，白面绣衣郎。

黑衣郎

【苏东坡诗】《食荔枝》：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

绿衣郎

【王荆公诗】：红裙争看绿衣郎。

原藏旅顺罗氏

索酒郎

【黄山谷诗】：但见索酒郎。

入枣郎

【晋书】：王浚，字彭祖。在幽州，不亲为政，所任多苛刻。谣曰：十囊五囊入枣郎。棘，嵩浚子婿也。

误持郎

【柳宗元集】：弘农公复大僚献诗毕志云：璧非真盗客，金有误持郎。

汉家郎

【唐耿[illegible]诗】《宿韦员外宅》：传经韦相后，赐笔汉家郎。

薄情郎

【苏拯集】《寄远》：若能侵鬓色，先染薄情郎。

游冶郎

【李翰林集】《采莲曲》：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

粉署郎

【皇甫冉集】《送邹判官赴河南》：始罢沧江吏，还随粉署郎。

唯服郎

【魏书】：韩显宗与沙门法抚自余人名，各读一遍，即覆呼了无错误。法抚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星郎

【杨国忠制】：往自星郎，爰秉天宪。

七千三百二十八卷

渔郎

【元微之集】《桃源行》：渔郎放舟迷远近。

桑郎

【北史】：旧京人呼桑落酒为桑郎，盖语讹耳。

望郎

【元微之行韦渐制】：嘉乃令子为吾望郎。【苏东坡诗】：东川得望郎。

潜郎

【黄山谷诗】：琢磨佳句问潜郎。

窟郎

【杜牧诗】：李兼生窟郎。

黄寮郎

【台州府志】：药名。天台县生产。

守房郎

【太平寰宇记】：药名。广州土产。

文林郎

【本草】：药名。陈藏器余。味甘无毒，主水痢，去烦热，子如李，或如林擒。生渤海间，人食之，云：“ 其树从河中浮来，拾得人身，是文林郎，因以此为名也。” 宋政和本海药云。又南山亦出。使人呼· 木宰是。味酸香，微温，无毒，主水泻，肠虚烦热，并宜生食，散酒气也。

原藏旅顺罗氏

戴冠郎

【太平广记】：禽名。王[贲力]有宝镜，能照百邪。尝出于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声不堪忍。[贲力]问其故，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病者床下有人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

胡髯郎

【任[日方]述异记】：兽名。蚊羊似羊而无角，啖之毒。古人说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鸟。

乌郎

【温州府志】：鱼名。黄[鱼句]鱼，又一种名乌郎，形似[鱼容]，无鳞而乌，青杂花纹，俗名乌郎，探花脚[石厥]，又一名探鱼。